

# 从小镇的画画少年到连环画大家

## ——纪念我的父亲吴冠英

○吴 垠（2007级美院）



吴冠英先生与女儿吴垠

记忆中，父亲总是静静地坐在桌前画画，室内播放着轻柔的古典音乐，而妈妈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书。画了一天画的父亲累了时，就把老花镜一摘，笑着问：“晚上想吃什么？”擅长厨艺的他便围起围裙，从厨房的油烟中端出一桌好菜。每每想起再也看不到这样温馨的场景，我的心就如刀割。与那些常在大画布前挥舞画笔，把绘画和宇宙、深奥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的画家不同，父亲的画常常是在方寸之间，十分通俗易懂。他的画如其人，是柔和的、安静的、细腻的，有着生活的烟火气和动人的诗意。

1955年，父亲出生于广西南宁。1960年，爷爷带着一家老小被下放到苍梧县。记得小时候和爸爸回老家，我们喜欢穿行在苍梧县龙圩镇窄窄的、泥泞的街道上。街道两边是木制的房子，一楼都是铺面，有卖活鸡的、卖各种新鲜蔬果的，还有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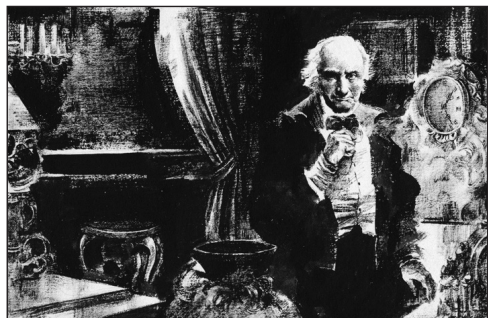
做的汤粉，充满着生活气息。有一次父亲指给我他童年住过的小木屋，那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简陋小屋。我无法想象当时爷爷奶奶是如何带着6个孩子和曾祖母挤在一间小屋生活的。父亲童年的生活十分贫苦，家里每个月都要先借钱才能勉强给一家人糊口。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甚至因为缺少粮食而吃过树皮。

父亲从小就喜欢画画，常常在地上用树枝写写画画。小时候，他的艺术启蒙来自小人书。据他回忆，只要有两分钱，他就会跑到街边的小人书摊里租两本钉在一块小木板上的连环画，坐在小板凳上如痴如醉地阅读，梦想着以后也能画连环画。他从小并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训练，家里也没有条件给他买美术用品，但对画画的热爱让他在高中毕业后，自己跑去苍梧县文化馆给美术辅导老师胡蔚泛一边当助手一边学画画。据当初跟父亲一起学画画的一位老同学回忆，父亲平时话不多，一天除了创作就是埋头写生，常常默默地把同学画画的样子画到速写本上。绘画成了他在穷苦生活中快乐的源泉。我想到出身于小镇、生活清贫的父亲，后来醉心于古典音乐，画着外国小说插图，参与动画、吉祥物设计，每每不禁感叹这期间的经历是多么奇妙又不可思议。

1978年，父亲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对他连环画创作有着重要影响的高燕老师。他常常回忆那段美好的师徒关系:“因志趣相投,我和高燕老师常合作创作连环画。还记得我们一起画《红与黑》连环画的那些日子,当时浙江美术出版社钱贵荪先生特意住在北京‘催稿’,我们俩‘日夜兼程’地赶稿,等到完稿时累得都快虚脱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光,真是难以忘怀。”他和高燕老师不仅一起创作,还一起欣赏古典音乐。据他回忆,“每来一笔稿费,我们就会一起跑到灯市东口的一家进口音像制品门市部买对当时来说很昂贵的古典音乐磁带。画画之余,我们常常陶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后来我逐渐领悟到,是音乐滋润了他的心性,才使他笔下的画面洋溢着澎湃的激情和韵律之美。即便后来由于漫画的流行,很多出版社不再出连环画了,他转行做起了动画片《小猴子的故事》《学问猫》,高燕老师对他的一生影响还是巨大的。他一直热爱着插图、连环画,家里也常常一整天都放着古典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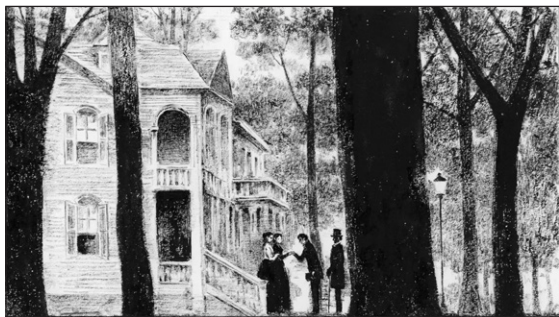
认识母亲后,父亲仍一如既往地投入插图、连环画创作中。记得母亲说过:他们两人还没结婚时,父亲每周日就带着纸和笔来到姥爷家,坐在书桌前画一天的画。母亲则在旁欣赏,那便是他们的“约会”了。当时父亲并没有在国外旅行、生活的经验,而这也成为他创作许多西方文学插图的难题。据他回忆,他常常去图书馆搜集外国的图片和影像资料来作为连环画的素材,去了解和揣摩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服饰、家具、建筑等。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有机会去欧洲旅行,真正见到了他笔下曾画过的风景。父亲喜欢外国文



《邦斯舅舅》内页

学,尤其是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他在闲暇之余也十分爱看欧洲电影,尤其是一些讲述小镇的宁静生活又有着戏剧张力和细腻情感的电影。他创作了许多西方小说题材的插图、连环画,这也与他对外国小说和电影的喜爱有关。

《邦斯舅舅》是19世纪中期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长篇小说。邦斯舅舅是一位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家。他十分狡黠贪婪,常常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来收藏古董。然而这些古董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倒引起身边的人都想来瓜分他的财产,他最后在疾病和痛苦中死去。1978年,父亲作为讲师团的一员到广西右江民族师专支教。这套连环画正是在支教期间所画。据他回忆,“每当我看到这套连环画,会不禁想起那段自在创作的美好时光……记得当时参考资料匮乏,很多场景与人物服装全凭记忆而作,这套连环画成为参加讲师团一年中难以忘怀的印记。”很难想象在百色的乡下,手边缺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父亲全凭记忆画出如此生动的西方人物形象、服饰,所有的家居、户外场景。据他回忆,“《邦斯舅舅》对故事中的各色人等刻画得可谓入木三分……我在创作中对角色的每一个动态



《带阁楼的房子》内页

与眼神的描绘中都颇下了些功夫。”父亲笔下的邦斯舅舅那秃顶、有些狡黠又执拗的形象十分深入人心。

《带阁楼的房子》和《艺术品》都是19世纪末俄国文学巨匠契诃夫所写的短篇小说。

《带阁楼的房子》表现了在沙俄时期一位贵族画家遇到一对姐妹所经历的爱情、争执和追忆，故事在宁静、诗意中有着细腻的情感。1985年，当时《富春江画报》的编辑向父亲约稿《带阁楼的房子》，父亲十分激动，因为《富春江画报》是当时连环画作品发表的殿堂。据他回忆，“创作这套连环画让我真正体验了俄罗斯文学和契诃夫小说的魅力，也使我深深地沉浸于刻画其中的人物性格和细腻的情感之中。契诃夫笔下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和活生生的人物塑造，似一幅幅画面如电影镜头般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也似乎使我的画笔有了灵性。我感受到了作品中深沉又略带伤感的一种美”。也许，那时候的父亲也如契诃夫笔下的画家一样，对未来有着许多不确定和迷茫。20世纪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思想给那时的年轻人带来了激情和迷茫。不确定父亲对书中所探讨的社会改革多么热衷，可能更多的是契诃

夫文学中略带伤感的美打动了他，让他在画画中找到了一方净土，来表现那种美好的期待和迷茫交织的感情。正如他画笔下天真烂漫的任尼雅，似乎代表了他对未来美好的期待，但又有着隐隐的哀伤。因为那美好似乎可望而不可即。正如书中的画家所呼唤的：任尼雅，你在哪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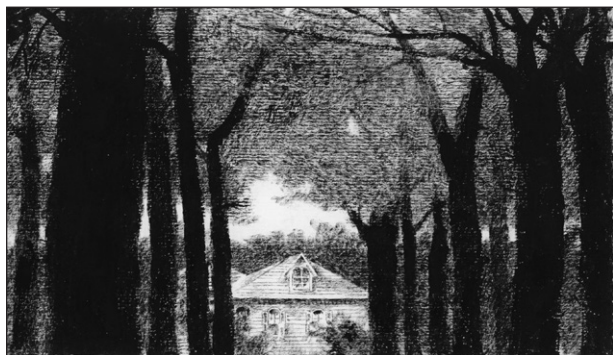
《艺术品》则有着跌宕起伏的剧情和意想不到的结局。从萨沙和母亲出于感恩送了一件艺术品给医生，到医生因顾忌这个有裸体雕像的青铜烛台而转送给朋友，但最后艺术品又辗转回到了医生手中，故事戏剧性地体现了人们对于艺术的不同反应和思考。这部短篇小说经过改编后改名为《无独有偶》，父亲据此创作了连环画在1986年的《中国连环画》杂志上发表。这部作品创作手法和风格与《带阁楼的房子》十分接近。据父亲多年后回忆：“短篇连环画《无独有偶》用毛笔皴擦的手法既可轻松随意，也可深入刻画，有较强的表现力。”父亲在构图时运用很多电影的特写镜头语言，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情节上的张力，正符合这篇短篇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无独有偶》内页

父亲每画一套连环画或插图，都精心地阅读原著，揣摩书中人物的性格，场景、情节的变换，正如电影导演对人物的刻画、对光的运用和镜头叙述一样。我们从《带阁楼的房子》中的每一幅画都可以看出他精心的构图，比如第二幅画中的场景在原著中是这样描绘的：“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延伸开去。两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两面连绵不断的墙，营造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后来榫树林荫道总算到头了，我经过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现出一座庄园的院落和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

父亲在前景用炭笔皴擦出树干和郁郁葱葱的叶子。实际上，画中的树并不是契诃夫文中描述的老枞树，也不是菩提树，而更像是北京林荫道常见的槐树。想必父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求学时见过老北京的林荫道，道路两侧的槐树枝繁叶茂，遮蔽了阳光，也正符合契诃夫笔下静谧的林荫道。画面中间是白色的带阁楼的房子，



《带阁楼的房子》内页



《带阁楼的房子》内页

他特意把房子画得很低，而显出树荫浓郁的前景。前景黑色的树干和大面积的树叶也突出了这所房子。他并没有十分精细地画出树的轮廓和树叶，而是用了模糊的笔触和粗糙的肌理，让人的视线聚焦在中间的房子。我们如画家般经过一片浓荫遮蔽的树林，突然瞥见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的房子，它如大面积黑色中的一点留白，带有一丝神秘感，又像是一道阳光照进契诃夫笔下有些压抑的画家的心。

另一幅画表现的是画家第一次见到莉达和任尼雅姐妹俩的场景。原著是这样描绘的：“一道白色的砖砌大门由院落通向田野，这大门古老而结实，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长些，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十分漂亮，长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严厉，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个还很年轻，顶多十六七岁，同样苗条而苍白，嘴巴大些，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打一旁走过，说了一句英语，又忸怩起来。”

父亲将莉达和任尼雅画在画面的下方，只表现了肩膀以上而没有画出全身，让读者的视线集

中在了姐妹俩的脸庞上。莉达被表现为扭过头，目光并不看向画家或读者，头和眉头稍稍抬起，一副骄傲的样子，体现了她有些不易亲近，而短发也表现了她干练的性格。而妹妹任尼雅则微微低头，眼神略带试探地看向画家或读者，嘴唇微微闭着，似乎欲语还休，浓密的长发也显得十分温柔可爱。姐妹俩的不同性格就这样被鲜明地表现出来。姐姐手举着伞，在背后罩着妹妹，似乎也暗示了她在家中做主、照顾妹妹的地位。姐妹俩的身后是文字中所描述的大门，以及门柱上的石狮子。一侧的门敞开着，似乎也暗示了主人的好客和接下来画家将要去做客的场景。

《邦斯舅舅》《带阁楼的房子》和《无独有偶》中的每一幅画都值得细细品读，只是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分析，在此就把解读和想象的空间留给各位读者吧。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原稿已遗失。但似乎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父亲在2022年去世前的一个月补完了所有《带阁楼的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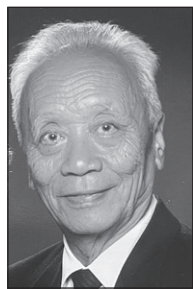


《遇见吴冠英》，2025年3月连环画出版社出版

子》已经丢失了原稿的部分的图画。然而他却在那个最冷的冬天骤然离世，没能等到图书出版的那一天。斯人已逝，留给我们的无尽的悲伤，但他的画笔让狡黠贪婪的邦斯、眼神清澈的萨沙、严肃真诚的莉达和天真烂漫的任尼雅，以及小说中人性的丑陋与光辉、贪婪与慷慨，青春的迷茫与真挚都更加生动地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转自《遇见吴冠英》，连环画出版社出版，2025年3月）

## 沈安俊老学长逝世 享年 98 岁



河北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沈安俊学长，因病于2025年3月15日在美国西雅图逝世，享年98岁。

沈学长1947年毕业于重庆清华中学，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曾在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及河北工业大学任教，教授职称。曾任哈工大电力传动教研室副主任，河北工大自

动化教研室主任，高等学校电气自动化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中国自动化学会电气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主编出版高校教材《电力拖动与自动控制》《自动控制与调节原理》《电气自动控制》三本著作。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要贡献奖，河北省科技一等奖。

2006年在重庆清华中学设立清华情暨沈安俊奖学金30万元，2012年在河北工业大学设立30万元的沈安俊奖学金，每年资助家庭贫困并努力学习的学生15名。